

中医术语规范化标准化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许静荣^{1,2}, 王朝阳^{2,3*}

(1. 湖北中医药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5;

2. 湖北时珍实验室, 湖北 武汉 430065;

3. 湖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5)

【摘要】标准化是中医药现代化的基础,而中医术语标准化又是中医药标准化的基础。中医术语由于其特殊的发生发展历程,呈现出一词多义、一义多词、意义含混、标准规范不统一等特殊图景,成为中医术语规划的技术难点。文章拟从中医临床实践、时代变化、跨学科交融、教育教学四个方面,分析新时期中医术语规范化标准化的新需求,并依据术语学理论及国外相关术语规范化经验提出对策和建议,以期对中医术语规范化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医术语; 术语规范化; 标准化; 对策研究

DOI:10.70976/j.1008-0805.SZGYGY-2025-2119

CSTR:32392.14.j.1008-0805.SZGYGY-2025-2119

【中图分类号】R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05(2025)21-4122-05

术语是凝聚一个学科系统知识的关键词,是科学概念系统化的结果。中医药学在长期的医疗活动和科学研究中产生了大量中医术语,这些术语表达了中医领域的特有概念,形成了中医概念体系。然而中医术语历经了几千年的使用和发展,历时的语言演变与共时的语言接触使它呈现出了独特的面貌。

与现代科技术语相比,中医术语表现出以下特点:

1) 中医术语存在一词多义、多词一义的现象,如“气”“膻中”“中风”等,这与现代术语的单义性相违背。2) 现代术语具有简明性特征,中医术语沿用了古汉语语义,蕴含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导致有些中医术语不易理解,有些术语易与通用词汇混淆,亟需科学普及,如“鼻衄”“心气”“心血”“脾气”等。3) 现代术语具有规范性和系统性,而中医术语从古至今规范途径较多,古代医史典籍、近现代中医教材、中医名词术语词典、当代各级标准和技术文件等,造成规范标准多、不统一,给中医术语的标准化带来一定阻碍。

1 中医术语规范化标准化的内涵与意义

普通术语学认为,术语的发展不同于普通语言,它“需要有意识的语言完形化。”^[1]即专业领域的词汇需要有意识的规范化。奥地利术语学家欧根·维斯特指出,“术语体系概念和名称的数量极其庞大,如果任由

语言自由地发展将会导致无法承受的混乱。”中医术语作为普通术语的一员,不但可以规范化标准化,也必须通过规范化标准化使中医领域的概念名称规律有序。

术语标准化的目的是形成术语标准,即“通过协调概念、概念体系、不同语种的术语最终获得一种标准化的术语集,概念和术语一一对应,避免歧义和误解”。^[2]中医术语标准化建设包括:建立标准相应的概念体系,遵守替代原则使概念的定义在某种语境中能替代概念的对应术语,以规范的现代汉语表达概念定义和内容,且表达结构一致,也包括对比国际与国家标准概念体系的差异等。

中医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的意义主要表现在:1) 利于中医知识传承教育。中医药知识的传承依赖于知识体系的规范表达,知识体系的规范表达需要术语体系作为基础,而标准化的知识体系有利于知识的规范化教育。因此中医术语的标准化有利于中医药知识的规范化教育,保证知识的权威性。2) 促进中医药技术协作和交流。不仅国内的合作交流需要互通的术语体系,国际交流与传播更需要建立在术语标准化基础上的国际术语翻译规范,标准化的术语体系有利于推动中医术语的全球认可与应用。3) 助力中医药全球推广。中医术语作为知识体系的关键要素需要统一的、跨语言的指南,促进中医药的全球传播,实现中医药走

收稿日期:2025-05-04; 修订日期:2025-08-10

基金项目: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2023年度科研项目(YB145-93);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23D112)

作者简介:许静荣(1977-),女(汉族),湖北汉川人,湖北中医药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医语言学、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

* 通讯作者简介:王朝阳(1976-),男(汉族),湖北襄阳人,湖北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中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临床研究。

出去战略。4) 辅助中医学学术话语体系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都需要以术语为基本载体。规范化标准化的术语体系是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 中医术语体系对中医药学术话语体系的科学构建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2 当代中医药术语规范化、标准化历程概述

为了实现中医药现代化的进程,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 我国开始有组织的进行术语规范化、标准化工作。期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下面将对每个阶段从规范标准建设、路径方法研究以及临床实践三个角度进行概述。

2.1 起步阶段(1990–2005 年)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分别于 1991 年制订了《中医病案书写规范》(简称《规范》), 1993 年编写了《中医病证分类编码》(简称《编码》), 1994 年发布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简称《标准》)。这 3 个具有法规性质的行业规范或标准, 引发了对中医病症类术语规范的争鸣和讨论, 主要问题包括规范中的病名、证名存在混淆, 证名及其概念无序, 证候诊断标准混沌等^[3,4]。路径方法方面, 学界开始引介西方现代术语学理论和方法规范中医药术语, 专家们讨论了科技领域术语建设的重要性及术语规范化的基本步骤^[5,6]。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在 2000 年批准成立了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在王永炎院士的带领下, 连续开展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工作, 审定发布了 2004 版《中医药学名词》国家规范(此后这一名词审定工作持续进行, 陆续出版了 2010 版、2013 版、2024 版《中医药学名词》国家规范)。王永炎、朱建平(2002)探讨了中医药学名词审定中的问题。2001 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辞典》。

2.2 发展阶段(2005–2016 年)

在这一时期, 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已发布的术语规范标准, 反思存在的问题, 初步建立了中医药术语规范化标准化体系。张志强、王永炎从中医名词术语规范标准技术路线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思路三个方面入手, 确立中医名词术语规范标准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宗旨, 强调稳定基本技术路线或思路, 提出避免一个标准多套思路^[7]。学界对规范标准中症状命名、证候术语不统一的问题进行规范化研究, 探讨了具体诊疗术语的规范化方法路径^[8–11]。术语学指导下的中医术语标准规范体系逐步建立, 倪菲提出建设中医术语学^[12], 陈雪使用认知术语学方法研究中医药核心术语, 解决传统术语学无法解决的术语实践问题^[13]。此外, 新术语的审定、推广和使用, 中医术语国际标准的语言文字选择, 中医术语多语种翻译, 国际组织中医药标准的繁简体字的使用问题等也开始被关注。如, 2007 年

10 月 16 日,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办事处(WHO 西太区)发布了《传统医学术语国际标准》, 该标准包括中医、韩医、日本汉方医学等传统医学国际标准, 使用英文和中文发布, 中文部分使用的是“繁体中文”, 翻译标准部分强调“避免使用拼音”。

2.3 革新阶段(2017–2025 年)

中医药术语规范化标准化进入质量提升阶段, 术语标准的修订、实施、反馈、监督、评价机制研究不断增加。随着《中医药发展规划纲要(2016–2030)》出台、《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发布、《中医药法》实施, 2017 年《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等 4 项国标投入修订, 专家们对新旧方案进行对比解读, 对实施效果进行评估。^[14–17]。朱建平(2017)提出采用术语学方法, 研制《中医药术语标准编制通则》, 加强考证研究, 修订规范标准, 建设中医药同义词查询数据库、多语种检索系统, 加强国内外相关动态研究和咨询服务, 加强理论研究, 创建中医术语学。^[18,19]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对接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周强等比较《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传统医学章节与新版中医国家标准的差异^[20]。朱邦贤、严世芸提出建立新版中医国家标准“病证理法相贯”规则体系^[21]。此外, 随着中医药信息化的发展, 面向中医信息化的术语规范化路径增多, 构建术语字典、叙词表、术语集、本体、知识库等各类知识组织系统, 以期提供中医术语规范表达, 提升标准化、信息化程度^[22]。

3 中医术语规范化标准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通过对中医术语规范化标准化现状的梳理, 我们发现中医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 不但面临着传统语言向现代科技术语体系转变的困境, 还面临临床实践、时代社会发展、跨学科交融以及教育教学实践等方面的问题与挑战。

3.1 中医临床实践用语与术语标准脱节

尽管中医领域术语标准化成果很多, 但一些标准在中医临床及科研场景应用不足, 与医生表达习惯略显脱节, 术语的实际应用不足^[23]。

据本研究团队 2024 年针对华中地区中医药从业人员临床术语使用情况的调查^[24], 中医药从业人员在诊疗活动中使用中医术语的比例只有 11.78%, 64.2% 的被访者表示使用中医术语与西医术语的混合术语, 59.58% 的被访者使用中医术语与准术语的混合术语。临床用语与标准术语存在脱节, 表现出了“语言规范”和“言语实践”的矛盾, 同时也暴露了标准术语的推广和传播问题。

据调查, 一线中医药从业人员对由全国名词委发布的《中医基础理论术语》(2006 年)《中医药学名词》(2005 年)《中医临床诊疗术语》(1997 年)等国家标准的

认知度和使用频率均不高。中医药管理部门对于术语标准的推广也不全面。只有 42.92%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工作单位有术语使用要求和相关培训,31.09% 的受访者表示单位没有培训也没有相关要求。经过交叉对比分析发现,综合性医院的中医科和中西医结合科室对中医术语的使用基本不做要求,也没有相关培训。

3.2 术语静态规范化不能适应时代变化

中医术语的语言学本质决定了其历时发展变化的属性。一方面,历代医家对中医理论不断实践创新,使中医术语的内涵不断丰富和演变,另一方面,疾病类型随时代发展变化,中医术语的外延也相应发生变化。在一项针对中医药从业人员的调查中,有中医师表示,比如“阴虚”“盆腔炎症”“宫寒”“风水肿”“六经”“辨证”等中医术语,其内涵和外延都已经发生了改变,为了适应当代的医患沟通与知识传承,术语系统如果只规范静态的标准,显然无法适应中医技术进步和疾病谱的变化。因此,一线中医药工作者反对僵化的规范和标准,呼吁中医术语的动态规范系统,使中医术语能满足临床需求。

此外,中医师的个性化诊疗术语与标准化术语之间也存在矛盾。如《中医药标准化行动计划》明确“推荐性标准”属性,避免僵化执行。为了解决个性化诊疗术语与标准化术语之间称名的矛盾差异问题,亟需数字化传承技术加持。

3.3 中医术语翻译标准化与国际语境多样化

中医药话语翻译的核心是中医药术语翻译的标准化。作为中医药术语翻译的标志性成果,2007 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中医药联合会颁布的中医术语翻译标准都推荐若干标准译文,但学界对某些译文分歧巨大,在术语翻译实践中也存在较为严重的不规范问题。据统计,中医药术语英译国际标准在线查询系统和中医药术语英译国际标准(<https://zyysy.njucm.edu.cn/>)两套国际标准中,涉及中医药基础理论、诊断学、临床各科、治疗学、针灸学等部分共有的中医药术语词条共计 2228 个,其中相同的英译仅有 1305 个(占 58.57%),不同的英译则有 923 个(占 41.43%),中医药术语英译的规范性有待提高^[25]。

多年来,中医术语翻译存在源语导向和目标语导向两种取向^[26],前者强调忠实中医真理,后者着重中医实践与融入国际医疗体系。前者坚持术语标准化,但语言有晦涩难懂之嫌,后者坚持翻译多样性,力求语言简明普适性强。同时由于翻译语境有典籍、论著教材的差异,翻译原则也往往各取所需。中医术语翻译标准化与多样化的翻译实践之间的矛盾,呼唤以中国为主导的中医术语国际化标准出台。中国自主研发的中医术语国际化标准还肩负着跨语言重构中医学体系的

重任。学界逐渐改变过去意译、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逐渐向直译和同化转变,“以我为主”的翻译政策逐渐成为主导。

3.4 跨学科交融与中西医术语映射

为了实现中医药现代化与全球传播,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跨学科融合是重要路径。中西医术语映射是实现跨学科交融的基础手段之一。一方面,中医术语希望找到西医术语映射提升普及率和科学性。然而中西医术语映射存在复杂性,比如中医术语“消渴”与西医术语的通俗表达“糖尿病”有一定的映射关联,但并非完全一致。此外,中医术语对应的西医词汇尚未完全统一,例如“胸痹”“炎症”“消炎”等,中医和西医的内涵并不等同。另一方面,西医学的汉语术语系统,发端于早期的译介引入,与传统中医药词汇的关系复杂。出版于 20 世纪上叶的系列《高氏医学辞汇》为考查特定西医学术语的历时性汉译提供了线索^[27]。但西医学术语在汉语医学场域中如何定名和阐释概念,尚需进一步研究,以厘清与中医术语的关系。

3.5 教育教学与中医术语推广

术语的实际应用领域决定了术语标准化的成效。教育教学领域是中医术语标准推广传播的重镇。相关调查表明,中医药从业人员对中医术语的认知渠道主要是通过高等学校中医学系列教科书,但教材术语标准化水平却并不乐观。国家标准动态修订周期较长,教材更新速度不一,例如,2024 年底发布的《中医药学名词》新版本尚未完全融入现行教材,部分教材沿用传统表述,与国家标准存在差异^[28]。高新颜(2023)把统编教材的术语体系对比国家标准进行了研究,发现核心术语高度统一,在基础理论部分的术语,教材普遍遵循国家标准定义,但临床诊疗部分的术语,关于“证”“证候”等概念的表述与 2021 年刚修订的《中医临床诊疗术语》国家标准一致,表现出了标准选择的差异。目前国家标准的推广已经纳入中医类医院评审指标,倒逼教学环节强化标准术语的应用。另一方面,教材是普及中医术语意识和培养术语能力的重要工具,应利用好教材的术语应用环境,从根本上改善中医药从业人员的术语应用习惯。新版十四五规划教材普遍增设标准化章节,明确术语来源依据,例如《中医内科学》引用行业标准对疾病分类进行了说明。

4 对策与建议

通过对中医术语规范化标准化发展历程、现状的梳理,分析了主要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拟根据术语学理论及国外相关术语管理经验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4.1 加强国家术语政策与立法对中医术语政策的宏观引导

200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术语政策纲

要》，该纲要是国际术语政策和规划的指导性文件，标准化正是术语政策和术语规划的突出体现。世界各国开始重视国家标准化战略，加强对国际标准制定的主导权和控制权，我国也适时出台了《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为各领域行业的标准化建设提供宏观指导。国家层面的术语政策可以有多种形式和风格，包括法律法令、官方公文、指引、讲话、纲领或者文件。国家术语政策可以在科技政策、技术转让政策、食品安全政策、文化政策中影响中医术语政策，从而促进中医药事业良性发展。因此积极与国家术语政策和相关立法密切联动，让宏观政策为专业领域发展提供支持。

4.2 加强中医术语本体规划研究

中医术语本体规划是指对术语本身的内部结构和形式进行系统性设计与规范化的活动，旨在通过标准化、现代化等手段提升术语的功能，使其更好的适应社会的需求。中医术语本体规划需要兼顾中医术语的学科规律、文化传统、医患使用诉求、信息化与全球化。比如，进一步规范一词多义、多词一义、用词习惯不统一、概念及关系不明晰、病名生僻难懂等术语现象。这需要中医药专家协同术语专家，用更先进的术语学理论和动态性的方法来规范现代中医术语，精准构建中医药知识体系的同时，提供中医药诊疗服务。

4.3 加强中、西医学术语对比研究

面对西方主流医学体系对中医术语系统的影响，应加强中医术语和西医学术语的对比研究，廓清相同或相近术语的内涵与外延，规范好各自的能指和所指，厘清中、西医学术语的区别与联系，为中医学现代化、中西医结合打好术语基础。目前，国家建设全民健康信息化标准体系，医学术语标准中也把“中医证候”“中医四诊对象”纳入参考，标准命名吸纳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和《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等中医术语标准。做好中、西医学术语的映射对比研究，对中文医学术语标准体系构建意义重大，利于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

4.4 提升中医术语的应用场景

行业内需要精准化统一化的表达，中医术语是传播中医药知识和传承教育的主要手段，继续加强中医术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是中医学的立根之本，也是中医传承发展的必由之路。

公共领域内需要中医术语通俗易懂且规范表达，中医术语的科普是一项重要的语言文字服务工作。从本质讲，科普语言是专业科技领域和通俗领域交汇时的语码转换，其功能是完成两套符号系统的互释，其结果除了传播中医药知识，还会让科技专业术语和通俗语言形成语言接触，导致语言形式混合或语义改变。规范的科普方式可以引导专业术语与通俗语言有序融合，提高科学知识传播效率，避免歧义和谣言。

网络空间里需要国家和管理部门加快中医药术语

信息化数字化表达，方便医生病人录入、查询，提供快捷、精准的术语服务。建议构建术语数据库与知识图谱，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国家标准、教材术语及临床数据，开发动态对照工具，辅助识别多标准体系并行带来的混乱。

专业教育领域中，加强标准术语在中医学教材中的规范应用和普及，提升教材术语与国家标准术语的统一性。此外，中医药学校教育中，应把规范中医术语的教学作为中医药专业人才培养的基础课程进行设置，通过规范中医术语习得，提升中医药专业学生的中医术语能力。建议可以建立教材修订与规范标准发布的联动机制，将国家标准与纳入教育教材体系作为术语规范化的不同层级，形成法律法规。同时推动国际标准与教材的衔接，在涉外中医药教材中强化国际标准术语(ISO/TC249)，提升国际学生的中医术语认知的统一性。

参考文献：

- [1] 欧根·维斯特【奥地利】. 普通术语学和术语词典编纂学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 [2] 杨茗茜,袁东超,倪菲,等. 论中医术语标准化应用于中医教学的必要性[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20, 18(15): 1-3.
- [3] 段戡. 从行业规范、标准谈中医病证规范[J].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1997, (4): 60-61.
- [4] 尹必武. 证候临床诊断标准规范刍议[J]. 中国医药学报, 2000, 15(3): 6-9,81.
- [5] 郑述谱. 关于术语及术语学[J]. 外语学刊, 2001, 24(2): 5-9,112.
- [6] 刘青. 简述科技术语规范化的基本环节[J]. 科技术语研究, 2001, 3(1): 36-39.
- [7] 张志强,王永炎,王志国. 论中医名词术语规范标准技术路线[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0, 16(5): 353,357.
- [8] 张启明,张振中,李檬,等. 作为科技术语的中医症状的命名[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7, 49(12): 797-799.
- [9] 贾振华,李叶双,吴以岭,等. 急性心肌梗死证候诊断标准规范化研究[J].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2007, 14(4): 195-199.
- [10] 孟宪友. 中医舌诊术语翻译的标准化研究[D]. 广州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6.
- [11] 许吉,施毅,袁敏,等. 中医术语国家标准比较研究[J]. 时珍国医国药, 2015, 26(9): 2294-2295.
- [12] 倪菲,李德新. 论一门新兴学科——中医术语学[J]. 辽宁中医杂志, 2015, 42(8): 1414-1415.
- [13] 陈雪. 认知术语学概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6:214.
- [14] 郭志武,赖伏虎,杨业春,等. 《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修订版编码改进方案研究[J]. 中国病案, 2021, 22(11): 43-46.
- [15] 李明,周强,杨丽娜,等. 中医疾病的命名规则研究[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22, 28(5): 669-672.
- [16] 李明,周强,罗晓兰,等. 中医症状术语标准及其分类体系研究[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1, 36(8): 4838-4842.
- [17] 胡海殷,季昭臣,李楠,等.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研究现状及方法分析[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1, 36(12): 7442-7446.
- [18] 朱建平. 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现状问题与对策[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7, 32(4): 1633-1637.

- [19] 朱建平. 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的实践与思考 [J]. 中国科技术语, 2017, 19 (6): 11-14.
- [20] 周强, 李明, 董全伟, 等. 《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 (ICD-11)》传统医学章节与新版中医国家标准的比较研究 [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21, 55 (5): 1-6, 23.
- [21] 朱邦贤, 严世芸, 周强, 等. 神魂之铸——论新版中医国家标准“病证理法相贯”规则体系的建立 [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23, 57 (1): 1-7.
- [22] 崔蒙, 李海燕, 杨硕, 等. 中医药信息学理论科学领域研究进展 [J].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2015, 39(5): 1-6.
- [23] 王书童, 牟冬梅, 张保锐, 等. 面向术语规范化的中医术语映射策略研究 [J/OL]. 现代情报, 1-18 [2025-04-21]. <https://link.cnki.net/urlid/22.1182.G3.20250304.0924.002>
- [24] 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4)》领域篇 [R].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4.
- [25] 蒋继彪. 中医药话语体系建设的三维模式研究 [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3 (5): 289-293.
- [26] 高芸. 国际语境下中医术语翻译的标准化与多样性 [J]. 中国科技术语, 2023, 25 (3): 53-58.
- [27] 缪蓬. 西医学术语汉译史研究的三个面相 [J]. 中国科技术语, 2025, 27(1): 51-56.
- [28] 高新颜. 中医统编教材术语工作述略 [J].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2023, 47(3): 11-15.

Research on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issues of TCM term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XV Jingrong^{1,2}, WANG Zhaoyang^{2,3*}

(1. School of Medical Humanities, 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Wuhan 430065, China; 2. Hubei Shizhen Laboratory, Wuhan 430065, China; 3. School of Basic Medicine, 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Wuhan 430065, China)

Abstract: Standardiz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CM terms is the basis of TCM standardization. Due to its special development process, TCM terms present a special picture, such as polysemy, multiple words for one meaning, ambiguous meanings, and inconsistent standards and norms, which have become the techn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planning of TCM term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w demands for norm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CM terms in the new era from four aspects: TCM clinical practice, epochal changes,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education. Based on the terminological theories and foreign experience in term normalization,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normalization of TCM terms.

Key words: TCM terms; Term normalization; Standardization; Countermeasures

(责任编辑:张秀兰)